

兰州纪行

华亭市第一中学高三(6)班 杨宗凯 指导老师 张涛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车轮载我驶向兰州，心中默念这雄壮的诗句。虽未能与同窗并肩徒步跋涉，但这趟车程本身，亦如一次征途的启航——高三的岁月，已在窗外绵延的山岭间铺展开来，前路漫漫，我正踏上其上。

车行至兰州郊区，视野开阔，呈现出一种西北特有的辽阔与质朴。黄土丘陵起伏绵延，植被虽不丰茂，却显露出坚韧的生命力。风过处，黄尘轻扬，为这苍茫大地增添一分粗犷气息。当日下午，为熟悉考点，我们来到了兰州大学医学院杏林楼。校园里，几处施工围挡提示着它正在更新蜕变。部分老楼历经岁月洗礼，沉淀着独特的历史感。一次小小的迷路，让我们意外穿行于食堂后巷，这里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息，虽不那么光鲜，却是校园真实的一

部分。走出巷口，眼前豁然开朗，道路两侧是高大挺拔、浓荫蔽日的古树，绿意盎然，带来一片清凉。后来得知，这些树栽种已数十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因而得以精心保留。父亲常提起医学专业的期许，此刻仰望这参天绿意，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一年后，我是否有机会重返此地，成为守护生命绿洲的一员？这盎然的生机，如同在求索路上点亮的一盏明灯，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随后，我们抵达兰州市区繁华地段的兰州大学本部。气派的大门上，“兰州大学”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无声地诉说着这所百年学府的深厚底蕴与时代荣光。校园内绿树掩映，喷泉灵动，假山错落，更可见不同肤色的学子步履匆匆，洋溢着国际化的学术氛围。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兰大学子们脸上洋溢的自信与眼中闪烁的求知光芒。恰

逢毕业时节，大会堂前一群群身着学位服的大四学生和研究生正兴高采烈地拍摄毕业合影。他们笑容灿烂、意气风发，如同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飞向更广阔的天空。眼前这充满希望与成就感的画面深深触动了我：四年后的夏天，我是否也能穿上这象征学识与荣誉的学士袍，在绿树成荫的校园里为自己的奋斗青春定格下最骄傲的瞬间？

归途上，车窗外景致飞逝，如同时光流转。我豁然领悟：成长之路恰似这旅程，并非总是坦途，却处处蕴藏着机遇与启迪。高三的号角已经吹响，长路就在脚下延伸。纵有未知的挑战，我亦将目光坚定、步伐沉稳。心中的绿意与远方学府的荣光，已化作照亮前路的灯塔，无声却有力地宣告：唯有在今日的沃土上深深耕耘，才能在明日的天地间收获繁花似锦，抵达梦想的彼岸！

金城盛夏

兰州市第十中学七年级(1)班 何承峻 指导老师 史海宁 马薇

兰州的盛夏，是被太阳烤得“呲啦”作响的。下午四点，我踩着能把鞋底烤化的沥青马路，一路小跑，逃进黄河边的绿色走廊。风裹着水汽扑过来，像妈妈的手，把我额头的汗珠一颗颗抹掉。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水车博览园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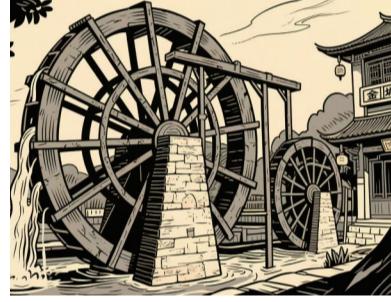
最先映入眼睛的，是一排木头巨人。它们站在河边，身披青苔，像从《山海经》里走出来的老神仙。圆滚滚的轮子被黄河推得吱呀吱呀转，一斗斗河水被抱上车顶，又哗啦啦倒进木槽，白得耀眼，凉得惊心。水珠碎成雾，阳光穿过，一道小彩虹挂在车轴上，像给巨人别了一枚发卡。我伸手去抓，却只抓到一把带着甜味的风。

我沿着栈道奔跑，汗衫背后洇出一张湿漉漉的地图。两旁的槐树替我把阳光剪成碎金，落在地上，跳一跳就不见了。蝉声拉得老长，像数学老师写不

完的板书；可水车的节奏却稳稳当当，“吱——呀——”仿佛一位白发老爷爷摇着蒲扇说：“别急，慢慢长。”

我在一架最小的水车前停住。它只有我一人高，轮子却转得飞快，像淘气的同桌，总想在我面前表现。我凑过去，听见它在唱：“我抱黄河一斗水，倒给田里绿秧苗。”心里忽然一热——原来课本里写的“灌溉”，就是这些木头臂膀完成的。它们不说话，却把兰州的夏天灌得瓜果飘香。

夕阳突然斜射下来，黄河变成一条巨大的铜管，水车成了铜管上的音符。巨轮被晚霞镀成玫瑰色，吱呀声里多了一种温柔。我靠在栏杆上，看自己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株刚抽穗的小芦苇。十三岁的我，总把“长大”挂在嘴边，却第一次明白：成长不是和爸妈顶着干，而是像水车一样——默默把汹涌



的黄河举过头顶，再轻轻放下，让它去滋养别人。

风更凉了。我回头望，那些木人还在转，像不知疲倦的时钟。我忽然懂了：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但水车会告诉每一个兰州孩子——别怕流汗，汗水滴进黄河，也会发光。

我挥挥手，对水车，对黄河，对盛夏，也对自己说：“加油！”然后转身跑向远处亮起的灯火，脚下水花四溅，像一串小小的掌声，为我，也为这个滚烫却清凉的夏天。

第一次下厨

庆阳市环县第五中学八年级(9)班 吕文慧 指导老师 许小霞

紧张的学习生活告一段落，我踏着轻快的脚步搭上返乡班车，终于盼来了惬意的假期。老家的日子本是慵懒的，窝在凉爽的屋里看看电视、尝尝零食，日子过得像被阳光晒暖的棉花。可这样的悠闲没持续几天，奶奶突然生了病，父母不在家，家里的琐事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肩上。

那天早晨，奶奶让我去菜园摘三个青椒、一根黄瓜。刚踏进菜园，松软的泥土就顺着鞋边往上爬，像在悄悄拽着我的裤脚撒娇。我笑着拨开泥土的“挽留”，蹲下身开始采摘。“奶奶，辣椒要多大的呀？”“够吃就好。”“那要绿的还是红的？”“绿得更鲜。”一来一回的问答里，总算把菜摘齐了。

“去把菜洗干净。”“好嘞！”我端着菜冲到水池边，仔细冲洗掉泥土，小心摆在案板上。拿起菜刀时，刀刃泛着的寒光让我心里发怵。刚要下刀，就听见奶奶带着轻咳的声音：“不对，该这样切。”她皱着眉接过刀，手腕轻转间，青椒和黄瓜就变成了整齐的小块。“我会了奶奶。”我接过刀慢慢比画，额角的汗珠跟着刀刃起落，终于切完时，看着案板上长短不一的菜块，心里直打鼓。奶奶盯着那些参差不齐的青椒黄瓜，嘴唇动了动又没说什么。我小声问：“奶奶，还行吗？”“嗯，第一次这样不错了。”她把菜收进碗里，撒上盐，又指导我加鸡精、

味精，倒醋淋酱油，最后滴几滴香油。我盯着调料瓶一一照做，倒像是在完成什么重要实验。

接着奶奶递来一个带花边的白瓷碗：“舀碗米吧。”我从米袋里舀了满满一碗，倒进蒸饭锅，指尖捻着米粒淘洗了三遍，又按奶奶教的，用装米的碗舀了两碗水倒进去，盖紧锅盖按下开关。

等待米饭煮熟的时间格外漫长。锅里传来“咕噜咕噜”的声响时，我的手心竟出了汗，喉咙发紧得像在等考试放榜。突然“啪”的一声轻响，米饭的香气“噗”地涌出来，热气一下子蒙住了镜片。直到听见奶奶笑着夸“做得真棒”，我才恍惚回过神，抬手抹了抹额角的汗。

我急着把饭菜端上桌，奶奶看着盘子里的凉拌菜和冒着热气的米饭，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笑意。我先给奶奶盛了碗米饭，用勺子轻轻压平，夹了些菜铺在上面递过去，又给家人各盛了一碗。当一家人围坐在桌前，筷子碰到碗沿发出轻响，咀嚼声里混着几句“味道不错”，我的心里像被蜜浸过似的，甜滋滋的。

这是我第一次下厨，不仅学会了淘米做饭，更在汗水里读懂了长辈日日为家人张罗饭菜的辛劳。原来那些看似简单的烟火气，藏着这么多细碎的生活常识。

掉落人间的月亮

天水市第三中学高一(1)班 师彤
指导老师 杨岁虎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一弯月亮挂在静寂的空中，竟比满月还动人，弯弯的轮廓像爱笑之人的眼睛，里头藏着无数美好的时光。

遇见她的季节，梧桐树疯长，茉莉花飘香，我们在蝉鸣声里慢慢贴近。后来才知道，她是因为身体不好在各地辗转治疗才到这所学校的。

我是一名从农村来的学生，父母费了不少力气将我送进这扇校门。自卑像根刺，扎进骨头里。日子原本是平淡的，直到她像一阵清风撞进来——她总拉着我在校园里晃悠，拽着我的手在操场上奔跑，课间会扒着门框朝我招手，午休时催着我往食堂冲，报社团要跟我组队，还把我带到同学面前说“这是我朋友”。原本灰蒙蒙的生活忽然变得亮堂起来。

“烛光晨明月，馥馥秋兰芳。”一切都是那么突然，往日的时光欢聚易散。站在病房门口时，我迟迟没有开门，病床上那个脸色苍白的她安静躺着。恍惚间，往日活泼、阳光的女孩和眼前的人像是隔了层雾。

她看见，轻轻挥了挥手。那天我陪她到很晚，她靠在我的肩膀上，望着树梢上安静的月亮，它孤零零地嵌在天上，连光都是钝的，照不亮路，只能把影子拉长。那时我忽然感觉不出月亮的好。

“我要走了，不去学校了。”她的声音很轻，像羽毛落在心上。“她应该是要去另外的地区治疗了吧？”我半信半疑，没敢问清楚，“一定是的。”我安慰自己。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生活好似又回到了当初的模样，又好像哪里都不一样了，自卑慢慢褪去，我也会主动交朋友，会笑着跑向食堂，也能在社团活动里自然组队，只是偶尔停下来，想起她拽着我跑的样子。

一天夜里，我梦到她来找我了，还是被她拉着跑，跑着跑着就哭了。惊醒时，斜月照床，窗外的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

忽然就懂了，她本就是一弯掉落人间的月亮，我有幸被那束光好好照亮过。月亮总要回到天上的，而我会披着这身月光继续传递美好。

我的夜晚

华亭市第一中学高三(6)班 贺佳晨
指导老师 张涛



我拥有一个夜晚
没有阳光
没有灯
孤独躺在我的床侧
含羞的花儿摇曳着清风
淅沥的雨声
悠悠的长钟
沉默的喧鸣
我享受盛夏的灵空
蚊蝇作伴
我恋爱着沉默
沉默爱恋着孤独
灯塔不再牵着灯
花草不再抱着春
这是黎明的预兆
让我回到明天轻吻青春
我拥有一个夜晚
破译记忆的封存
还有山坡上的故事
让我再次安详我的夜空

